

朝阳随笔

我的下厨纪事

白宗菊

休假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。要回南疆石油基地上班前几天,父亲便开始念叨:“回来休假也不知道整天忙些什么,这又要走了,也不给孩子包顿饺子。”听得多了,我心里自然明白,他是嫌我这个当妈的粗心又懒散。

我算不上巧手主妇,长年在南疆戈壁工作,一日三餐都在单位食堂解决,休假回家本就少,偶尔下厨反倒觉得麻烦,大多时候都在父母家蹭饭。其实我并非不会做饭,小学三年级就会下面条,双休日也能做汤饭、炒家常菜;在外求学野营时,我做的红烧鱼还让同学们刮目相看。只是工作后长年在外,生活能力反倒慢慢生疏了,说到底,还是骨子里的惰性。心里憋着一股劲儿,我决意不再偷懒,安安心心给孩子包一顿饺子。

一早安好女儿,我便扎进厨房,认认真真做起了准备。

短擀面杖、方案板、和面盆、盛面的瓷碗一摆开,加水、揉面、剁菜、调馅,一气呵成。揪下一块面团搓成长条,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,按扁后撒上干面粉,左手持面,右手执杖,由外向内匀速转动,一张张圆匀的饺子皮便落在案板上。整整一个下午,我独自包出了一排排挺着圆滚滚肚子的“饺子兵”,整整齐齐列队待命。

等女儿放学回家,我煮了十几个饺子,小家伙胃口大开,连汤带水吃得干干净净。馅料是特意为孩子搭配的,肉末、虾仁、虾皮与葱末调和,新鲜爽口。原本想偷懒买现成的饺子皮,可想起母亲常说,买的皮厚硬易破,自己擀的皮里厚外薄,柔韧筋道。于是,温水加盐和面、醒面,流程熟练,以前打下的底子并没丢,我心里暗自欣喜。

次日,我把冻好的一大包饺子送到父母家,他们还蛮空,眼里已掠过几分惊喜。人生行路,本就该在清闲与劳作间找到平衡。珍惜寻常烟火,善待蓬勃生活,在忙碌的岁月里,记得微笑,也懂得驻足。

(作者来自西北油田)

诗歌

巡井路上

彭松江

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
在黎明和傍晚之间
向前,向后
都是不同的风景

车在山道间,左转,右转
风景在眼里,左晃,右晃
思绪在心中,左撞,右撞

司机吹响明亮的喇叭
我沿途采摘武陵山,白水河
焦石坝,河鸡沟
平台,采气树
诗歌和灵魂

一种欲望坚持着
在该停顿的地方,悬于空中
我想张嘴,却被一缕阳光
扼住了喉咙

(作者来自江汉油田)

古城第一支晨曲

王晓静

古城没有路。没有路的古城,依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怀里。古城不是城。古城是“地球物理公司胜利分公司SGC2105队古城三维项目”的缩写。

在没有路的古城里勘探,需要上千名勘探队员和上百台重型卡车日夜奋战。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在古城营地一间低矮的帐篷里,司机班班长王海军给出了答案:“大车拼命往前跑,有了车辙,后面的车就有路了。”

原来,在古城,车辙就是路。“但是,车辙,太……脆弱了。”王海军顿了顿,说,“来一场沙尘暴就啥都没了。其实也用不着沙尘暴,连刮几天四五级的风,车辙也能被吹没。”

透过一片四方四方的塑料薄膜窗户,能看到浑厚的天空和沙漠,这是昨天沙尘暴离开后的余波,还在影响着今天的天气。“路肯定是没了,这会儿沙漠里还不知道什么情况。”王海军很茫然地看着窗外被风吹乱的黄沙。我放下笔,说:“事情可能没有你想得那么糟糕。”

现实狠狠打击了我,使我的劝慰显得苍白。

工作群里的一条信息中断了采访。王海军抓了帽子,猛地站起来,头几乎触到帐篷顶。“有3辆车陷进沙窝子了。”他几步跨出帐篷。我合上笔记本,跟着跑出去。王海军一边打电话,一边向车场急行,就这样,我跟着他上了车。救援组的小管已经等在车场了。

太阳毛茸茸的,发出昏沉的黄色微光,正冲破朦胧天色,一点点向上攀升。

进出营地的车辙坚实、密集,有坚硬的质感,这是上百台车反复碾压的结果。但当时我并不知道。我以为古城的所有车辙都如此,所以对救援充满信心。

驶离营地,重卡一路向北。

远远近近,总能看到车和人在奔忙,到处是一片阳光煦暖、世事祥和的景象。然而越向北,人越稀少,车更是难得见到一辆。

王海军说,陷的车子,离古城营地最远的有30公里。我这才知道,3辆车在不同的地方。

谢天谢地,通过北斗系统,能清晰地看到3辆车的方位。它们之间相距10到20公里,我在心里说:“事情果然没有那么糟糕!”事实证明,我还是太缺乏沙漠行车经验了,看到和到达之间太遥远了,以至于我们用掉了七八个小时去填充这段距离。这是后话。

王海军小心驾驶着重卡,一直耐心寻找通往目的地的车辙。昨天一场沙尘暴把车辙淹没了,所能找到的车辙都是今天早上施工车留下的。越新鲜的车辙越单薄,风稍大一点,就若隐若现,风再大一些,干脆看不到了。王海军很焦急,车速却不敢太快。“项目踏勘的时候,陷过一台车,接连派出四波救援车,结果都陷了,我得保证咱们的车不能陷。”王海军的话,让我不由得跟着紧张起来。

不知不觉,朦胧的太阳不见了,沙漠四周升起了暮色,空气变得冷硬。风停了。天空开始澄澈,显得高远深邃。

王海军不断通过电台喊话,反复确认3台车里的12个人是安全的。暮色加重,视线越来越受阻,车辙也越来越难找了。王海军的话匣子关上了,专心盯着前方。偶尔,他也会向着没有车辙的沙梁冲一冲,



我在心里替他捏把汗。好在有惊无险,每次我们都能顺利闯关。后来王海军说,他是凭地图和经验判断那段沙梁上曾经有过车辙,因为是阳面山,沙尘暴后上面的浮土不厚,大概率可以冲上去。

一次次闯关,把我的胆量也练出来了。我在副驾驶上看着王海军线条硬朗的侧脸,心里莫名地感到踏实,这种踏实感是信任和信念给的。

沙漠已经完全被夜色笼罩,车灯所能照射的距离越来越短。我们出发前,小管才从沙漠里回来。他累得筋疲力尽,所以基本上是王海军在开车。电台每隔10分钟会呼叫一次。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是——大家很安全,车上有水有吃的。

等待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,何况是在这空洞如深渊一样的沙漠。没有楼宇,没有灯火,没有车流,没有与人间有关的一切元素。那12个人会恐惧吗?会惊慌吗?我在心里默默地想。

车停在一处沙梁上。王海军和小管戴上头灯下车,顺着车灯柱巡视了几趟。再上车时,王海军很笃定地说:“没错,方向没错。”他们下车是寻找勘探队员设置的彩色桩号旗。找到桩号旗就能进一步确定方向和位置。

车始终在不停走走中缓慢前行。突然,电台里有了异样的应答。是的,我们离第一台车陷进去的地方只有500米。王海军把车开到高高的沙梁上停下。“不能再走了,前面没有路,如果绕行不知又要绕到什么时候。”他说。

和被救援的人取得联系后,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

10分钟过去了,15分钟过去了,20分钟就要过去了,王海军招呼大家下车。这时候我看到远处有灯光在闪烁。几个人排着队在王海军的电台指导下正徒步走向我们。他们挥舞着双臂,兴奋地大叫。我们立刻迎上去。在温暖的车灯下,两支胜利会师。

用同样的方法王海军又把另外两台车上的人找到了,12个人一个都不少。老勘探队员都很平静,只有两个年轻人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,显得有些激动。

王海军当即决定,把12个人带回去,把3台车留在沙漠,等第二天施工的车来拖。

凌晨2点20分,重卡开始返程。为了少绕路和不出错,王海军和小管不停地下车查找桩号旗,不断重复着刚刚完成的工作。

夜空洁净得近乎透明,没有月亮,星星大而亮,闪耀如钻石。

寂寥的驾驶室里,王海军和我聊起了队伍的过往,说队里早年间得过“全国工人先锋号”,语气平淡,像在说别人的故事,唯有提到营地上空那面荣誉旗时,才露出一丝藏不住的骄傲。

时间就要拥抱黎明,后车厢里忽明忽暗的鼾声,是唤醒古城的第一支晨曲。王海军突然指向远方,轻声说:“天快亮了。”我顺着望去,晨光将天际染成淡青色。

(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)

诗歌

春风帖

廖丽雪

雨水与雪花互换了地址
等泥土翻身
山野松开握紧的拳头
一堤柳丝,缠住
河流初醒的腰肢

醒得太早的人,看见水面浮着
冬天未及收走的羽衣
而那双眼,已睁开晨雾
微凉的风面

泥土深处,总有根须替我们
在翻身之前,先绿了起来
(作者来自福建石油)

散文

母亲的工资

崔向珍

母亲这一辈子,只领过两个月的工资。

母亲在山东东营利津二中上学时,正值三年困难时期。半饥半饱的日子,好歹熬到初中毕业,因为家里生活极度困难,母亲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心爱的学校。

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,母亲背着包袱,在荒野里四处寻找可以食用的野菜。每次走在回家的路上,母亲常常会想起学校,想起老师和同学们亲切的声音,她的心里疼得厉害,也只能任由冰凉的泪水悄悄地流过脸颊,再慢慢风干。

那时候的初中毕业生不多,女生更少,母亲都可以算是村子里的文化人了。母亲本可以在村子里当老师,可是父亲已经是村小的老师,为了照顾我们,母亲硬是放弃了。家里地里,两点一线,日升月落中,母亲离神圣的讲台越来越远。

1983年秋天,父亲腰疾严重到起不了炕。母亲家里地里忙得团团转,她要带着父亲去医院看病,买药,还要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。我们的村子小,学生少,尽管是两个紧邻的村子联合办学,父亲所带的班级,还是二年级和五年级复式班。

父亲对学生比较严厉,但教学质量很好,年年都带五年级,小升初总成绩在乡里名列前茅。母亲想着不能因为父亲的病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业,从来没有站过讲台的母亲,忙完了家里地里的活计后,便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,翻看着有些陌生的课本。深夜里,她一点点学,一点点记,实在不懂就问父亲。两个年级,全科教学,母亲废寝忘食地学习备课,没有让孩子们落下一点功课。

母亲那段时间的教学工作,是替父亲上课,没有一分钱工资,但是她很满足,她终于站上了讲台,成为家长和孩子们心里合格的老师了。

1985年夏天,高考成绩公布,哥哥是我们县的文科状元。接到山东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,父亲和母亲高兴之余,又为了上学的费用发愁。虽然有舅舅们的大力帮助,我们的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。哥哥上大学以后,虽然在学校里勤工俭学,还是舍不得吃一份荤菜,买一张澡票,大冬天偷偷躲在公用卫生间里,咬着牙洗凉水澡。

哥哥是报喜不报忧的,但是每年寒暑假,父亲母亲看着他瘦瘦的脸颊,心疼得很。

1988年,村小的女老师产假两个月,母亲又站上了讲台。那两个月,父亲和母亲一起去学校,下了课一起去地里劳作,劳作完一起顶着满天的星光回家。深夜的灯光下,他们又一起批改学生作业,一起备课。

紧张劳累的第一个月下来,父亲发了工资,46元钱。母亲发了工资,46元钱。他们把这些钱攥在手里,你递给我,我递给你,数了一遍又一遍。后来,他们一致决定,给哥哥一次寄60元生活费,让孩子也吃好一点!

哥哥收到汇款单时,很惊讶。看了汇款单上的附言“多吃点好的”后,还是一头雾水。直到后来收到父亲的来信,得知母亲这两个月代课也发工资时,哥哥心里才踏实下来。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信,想象着母亲站在讲台上的样子,高兴地笑着,止不住的泪水打湿了手里那两张沉甸甸的信纸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散文

老街米花糖

李晓

春雨如蚕丝,把老街的青石路、石拱桥、斑驳老墙柔柔地浸润,雨中泛光的巷道,包浆深深。

老街的米花糖店铺前排起了长队,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人,正吆喝着购买:“刘师傅,来3斤花生仁的米花糖。”“要2斤芝麻仁米米花糖。”……

店铺里的刘师傅站在灶前,身子微微前倾,手里握着一柄长铲,正搅动着锅里咕嘟咕嘟冒泡的糖稀。糖稀是琥珀色的麦芽糖,在铲子翻动间拉起晶亮长丝,旋即又断在锅里,氤氲起浓稠甜雾。

30多年来,老街的时光慢。米花糖散发在老街巷子中的幽幽甜香,成为老街人每天嗅觉上的甜蜜约定,也串联起街坊邻里寻觅的味觉坐标。

我在老街工作的第7个年头,刘师傅的米花糖店铺就开张了。那年,17岁的小刘师傅从县城来到老街做米花糖,他是老街人眼里的“小烟墩”,寡言,一说话就脸红。我的单位和他的店铺,就在一条巷子里。有一天我去买米花糖,问他:“是哪个教你做米花糖的?”小刘师傅低声应答:“我表哥。”我继续问:“县城热闹,人多,那你为啥不在县城开店?”他回答:“县城门面贵,还是老街好。”

后来,小刘师傅的店铺里,多了一个水灵灵的小女子,她是我老家相邻村子里的姑娘。有一天我经过小刘师傅的店铺,他招呼我:“进屋坐坐。”那天中午,小刘师傅给我做了6个红糖水的荷包蛋,我吃得直打饱嗝。姑娘接过汤都不剩一口的空碗,对我说:“是我爸妈在村里养的鸡下的蛋。”

再后来,小刘师傅与姑娘结婚成家,这里的米花糖店,就成了夫妻店。

我和刘师傅一家的往来更多了。我有时甚至感觉,我的单位和刘师傅的店铺在同一条狭长的巷子里,我们的命运也是结在同一条藤上的瓜。

我在这条巷子里来来去去,安定的生活里,灵魂却在激烈地左冲右突。彼时,我已经在全国的报刊上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文学作品,单位上的人大多都知道。可我一心想靠写作立身,做一名真正的作家。

我把心事也告诉给了刘师傅,他低叹一声:“哦,难怪你走路总是低着头。”是的,心事把我压着,一旦抬头看天,理想与我的距离会更遥远。

这些年流水落花的日子过去了,内心的狂野与小小自卑互相纠缠,但最终天色晴朗,尘埃落定,内心在老街河水的潺潺声里变得安稳笃定。

这得感谢刘师傅给我带来的人生启发。刘师傅的米花糖店铺在老街已经开了30多年。他始终是那么不慌不忙、不急不躁,凭他的这门老手艺,在此处谋得一个饭碗,也养活了一个家。如今,他的女儿大学毕业以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,这是刘师傅心里的甜。

我也一样,守着我的老街,让它成为灵魂土壤里的根基,即使搬迁到了新城,我的根须,还是扎在老街。我也守着业余写作的这门老手艺,滋养着自己的灵魂。

今年81岁的母亲,一向喜欢吃甜食。在老街的老房子里,一豆灯火下,一碗青菜汤,一包米花糖,有时就是她的一顿简单晚餐。而今,母亲牙齿松动,可还是在心里念着老街的米花糖,不过咀嚼时显得有些吃力了。

在老街的这条老巷子里,打铁打了30多年的顺娃子,弹棉花弹了40多年的张大哥,修锁修伞补锅30多年的杨师傅,扎篾做筐、篾箕、撮箕、蒸笼的篾匠何大爷,开了50多年理发店的程大叔,画了大半辈子画像的黄师傅……他们让老巷子里的烟火气腾腾。

去年秋天,刘师傅的一个黄昏,老街上的十多个老手艺人一起到老桥上相聚,晚霞熊熊燃烧,把天上的云装扮得宛如金碧辉煌的宫殿。老手艺人相互打气,说要把手中的这些老手艺坚持做下去,一直到老得不能动的那一天。

刘师傅带头鼓掌,老手艺人齐声说,要得,要得。

(作者来自中燃公司)



塔虎垭玛干的颜色长廊。李学仁摄